

攻克“世界级风口”建桥难题

我国首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投入使用

新华社福州 12 月 27 日电（记者 邵晓安）随着 26 日连接福州与平潭铁路的开通运营，我国首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正式投入使用，我国桥梁建设者成功攻克“世界级风口”建桥的难题。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全长 16.34 公里，其中跨海段超过 11 公里，2013 年开始建设。大桥上层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 100 公里，已于 2020 年 10 月开通试运营；下层为双线铁路，设计时速 200 公里。

福建福平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钱立军介绍，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所处位置是世界三大风暴潮海域之一，风大浪高水深涌急，海底地质条件复杂，有效作业时间少，工程建设面临的技术挑战和施工风险远超国内已建或在建的其他跨海桥梁。

“在非台风情况下，这里的阵风都有可能达到 10 级或以上。我们通过安装风屏障，桥面上的风力可有效削减 3 级。”中铁大桥局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项目常务副经理肖世波介绍，面对恶劣自然环境影响，大桥建设者反复研究实践，通过研发新设备、改进施工工艺等方法，逐个攻克施工难题。

“在架梁阶段，我们改变过去钢桁梁现场安装的方式，改为在工厂整体制造总拼钢桁梁，现场进行海上浮吊整孔架设。”中铁大桥局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项目总工王东辉介绍，由于海上吊装受风浪影响摆动大，精确就位难度也很大，中铁大桥局又历时 3 年、耗资数亿元打造了国内起重量最大、起升高度最高的双臂架起重船——“大桥海鹰号”。

加拿大安大略省全省封城



这是 12 月 26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拍摄的一家购物中心。

为遏制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加拿大人口最多省份安大略省当日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封城措施，非必需商店暂停营业并禁止室内活动与社交聚会等。

新华社发

（接上期）

夜空幽幽，星星眨眼。拾花的乡亲，头顶矿灯，肩扛棉包，歪歪扭扭朝卡车走来，远远望去，一亮一亮，像落在田间的星星。

我流下泪来。我流下泪来。

晚饭后，我和老板娘闲聊。她人长得清秀，说话细声细气，同她老公李大义的性格截然相反。

老板娘原在乡镇一家工厂当出纳，现在给自己丈夫当会计。丈夫李大义以前在乡武装部上班，十来年前，当地政府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新疆拾棉花，车接车送，地方领导带队出行，李大义就带领一队人马来到芳草湖。后来政府不再统一组织，李大义又回到原单位上班。可是一到秋季，不断有乡亲上门找他，让他联系去新疆拾棉花，这时，芳草湖总场打电话，让他立即组织一批拾棉工来新疆，李大义就带领一百五十人来了。

后来，几经周折来到新湖农场，在这个兵团废弃的土院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八年。

老板娘说：“管百十号人吃住两个多月，可不是件小事情，时间长了什么事都会发生，李大义原来不喝酒，现在天天喝，不喝顶不住。”

正说着，棉帘子一动，进来几个人，我除了认识刘欢外，其他都脸生。

刘欢向我点一下头，对老板娘说，他这几天犯胃疼，让老板明天买点药。老板娘赶紧走到桌子前，在本子上记下了。刘欢说，药钱先记账。老板娘说，这平常的小药不要钱。

一个矮个子妇女，问她要的鸡蛋买没有。老板娘从桌下拉出一个纸箱子，取出一兜生鸡蛋，妇女付给老板娘二十元，说了声：“不欠账啊。”提着鸡蛋出去了。

一个女子瘦瘦的，来取她的药，取过就走了，我没看清什么药，老板娘也给她记了账。

还有两个妇女，不买东西，在门后找插座，把自己的小矿灯通上电，俩人就蹲在地上叽叽喳喳说着话。

“酒窝姐”端着碗进来，一边用筷子“当当”搅着碗里的生鸡蛋，一边进屋找暖水瓶，倒一碗开水出来，一股好闻的鸡蛋汤味。“酒窝姐”自己找个地方坐下了，呼噜呼噜地喝，就像坐在自家的厨房。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小棉袄红艳艳的，就像一个新娘。她有些羞怯地对老板娘说，她想买几斤苹果吃。老板娘说，苹果没有了，进了一箱卖完了。

她还问：“明天还去镇上买吗？”

老板娘说：“一买就得一整箱，天冷不好卖。”

姑娘失望地转身走了，刚要掀棉帘子，老板娘叫住了她，从里屋拿出两个红苹果递给姑娘，说：“我留给自个儿吃的，你拿去吧。”

姑娘捧着闻了闻，笑得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大地的云朵

阿慧



很开心，她说：“那就记我账上吧，走时一起算。”

老板娘一摆手说：“记个啥？送你的。”又拍拍她的肩膀说：“能吃就好。”

老板娘看着她的背影说：“这孩子，怪心疼人哩。”

她接着说：“他们小两口一起来拾棉花，刚结婚三个月，前天发现怀孕了，送到镇上一检查，有三十来天了，正反应呢。”

我说：“那还不回家？初孕多娇贵啊。”

老板娘说：“人家小两口，一商量，说不回了。”

我心疼了一下，说：“这孩子真不容易。”然后对老板娘说：“你白天忙做饭，晚上忙杂事，也够累的。”

她说：“老乡你也不容易啊，在这吃不好睡不好，还挨热受冻的。我跟李大义说，咱这个姐，是不是想在退休前提级工资，要不来这干啥，受洋罪。”

我一摇头说：“不受罪，挺开心。”

这是实话。当紧挨着姐妹们，躺在高低不平的大铺，我突然间找回了遗失的童年。也是在乡下，也是这样的土坯房，冷风不时带动树枝，敲打门窗，大板床上铺着厚厚的麦秸草，我们一群孩子羊羔似的挤在一起睡觉，梦和梦连在一起，延续着白天的嬉闹。

长大后，我常常在能触到白云的高楼里，孤独地呆立，交叉着双臂，拥抱着自己。

当我和拾棉花的姐妹们，在田间无芥蒂地说笑

时，那么多清凉的氧分子，随着我的快乐，排着队进入我的肺。我能想象，它们欢快地掀动我近乎凝滞的肺叶，任性地地上蹿下跳。

我站在无边的棉田，松开了一贯紧抱的胳膊，打开双臂，做一个深呼吸，从脚底到头皮，是那种完全彻底的透气。

我站起身朝外走，老板娘问我：“你今晚还住大屋啊？”

我说：“还住。”

她进里屋给我抱了一床新被褥，军绿色的，很软乎。

早上吃饭时，一个高个子妇女，端着碗蹲在我身边，说：“作家老乡，你啥时候也来俺二队地里逛一逛，不能只待在一队啊。”

我一想，对呀，就马上说：“一会儿就随你到二队逛一逛。”

二队的棉田不太远，我在车斗里颠了几颠就到了。棉棵子比一队地里的高，高到我腰窝。高个子队长说，棉花的品种不一样。

早晨没有阳光，拾棉工都捂着大棉袄，没人捂口罩。

一眼扫见，旁边这个年轻姑娘有些面熟，细看，认出是昨晚那个刚怀孕的新娘。

我轻手轻脚走过去，问她：“昨天的苹果好吃吗？”

她一愣，看了我一眼，又歪头看旁边的小伙子，然后看自己拾花的手，轻声说：“还可以吧。”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